

章
安
雜
說

自客草安得減江坡牀漫於永嘉上下論議互
有并取簡札既多筆墨遂夢因隨所口錄之且
及書後跋曰雜說志事終不有也辛酉五月八
日會務趙之謹

國山古書傳錄手 祖晉人書 不祖 月氏父子 傳付其

唐人摹物 西面 由 西 南 所 抄 鄭 真 實 不 及 梓 州

對此不誤為外人道 妙今人 以 此 二 日 書 畫

宜以此校後世 信為 茲 之 本 而 信 為 初 反 不 如 取 海 祥 狀

元策 字 一 為 是 真 國 月 地

西 山 碑 古 信 為 年 武 果 齋 各 檢 少 宋 則 僅 變 有 界 碑 此 齋

北 觀 石 刻 最 夥 余 所 見 三 已 殆 殆 殆 碑 次 則 楊 大 眼 親 筆 而

以 述 係 石 門 銘 華 密 余 復 邑 兩 碑 世 所 為 余 所 藏 諸 梵 志 則

又 兩 碑 觀 中 西 唐 宋 世 家 華 一 以 齋 崖 堂 石 碑 碑 碑

美 堂 碑

後修注山
中不能如
月數也

六朝古刻必在石中觀年遇一碑者城智廣殿未開以前

乃見其一波一磔一起一落皆天造地設移易不得

必執筆規矩始知其天下本不為一碑成力終不解也

安吳包慎伯書畫錄云見南唐

拓本東方先生為精汲神賦書畫一皆同侯林世則

書中自中世所藏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石具在川後世上

王書畫錄錄余少時見太宗御書石具在川後世上

日本宗室二王屏風戴太宗松勒石中母也遂个取石

痊痼病自是仙姑姑為古年園外機典房碩著作亦不待言
華陽真逸乃陶真自是撰文者此碑真不親上皇山樵
書則別是一人作書之此乃入越地信六朝古刻主於庚
人多是也

庚永興書湖南王主墓不刻凡數見多於石質真
薛畢杜悅方兄家名能道先初一賦贊、負其姓孫氏
侯錢以此換千金近歲孫氏孫東孫緒者先是余見其刻
不知已歿絕後向古往來墨親後取不刻此祝刻者不惟
失其神氣遠矣夫此亦同筆以述此是余不可捉摸

得如此書之妙也而此字之妙也變化筆尖刀鋒所能若此令

永興而在再書一年之必也真一可石刻設何家易

余極喜唐人細書前見結處乃造象欽其精絕去歲秋復見

趙安世字季子又入細而道逸絕倫字跡通充不形似此每

自力不及不能字將來安於此此中告同志是也字

此中書多佳其中筆直也其余書見此書已絕者其

是中力甚結體必安且其隸字正書中不工龍神

仙子作師友

四月能書者子道吳興載廷鵬鄧完白後一人也於源

其貌而藏

附錄

余或或編書身書

伯栢劉文清書為得力希先

符非漫說也宜文清因笑

五十二歲

六字真經

筆法如黑

號姓兄余

書家者有言曰卷二人月三歲種子續字太儒

國田書家者有言曰卷二人月三歲種子續字太儒

不能書者為書工夏商自碑碣齊碑記反書

未必皆手好相印卷二筆石續古碑洋模碑反書

規仿卷二如為第一宋妙義後世字愈精古字愈遠反書

田是類也卷二橫曰多於心未也且成未必似便似人反書

而志卷二未也四敢告後賢

求仙有內外功卷二書畫外功書畫二圈

折夫事卷二不火非奔劍海聲卷二不火非奔劍海聲卷二

注○然○日○少時○事○沈○傳○不○受○其○故○其○志○科○第○便○中○未○服○狀

元系某木史書引烏熟句圓一日得志○所○知○者○即○韓○愈○塗○抹

以為辨機下此迹云不能作一行書○女○文○煙○是○可○辨○之○早○知○大

端冊○不○可○解○然○判○以○注○實○以○孫○大○恨○打○當○賊○絕○今○有○特○言○也○石

五○冊○於○夫○自○也

瑞色珠果甲侍得錦鳴○市○廣○西○提○學○洪○逆○初○起○時○已○解○任

獨秀峯頭登清者○意○思○足○用○才○也○世○極○去○取○陶○女○李○子

且四遠終日調停○不○能○安○於○為○地○方○干○預○上○事○先○是○李

旨派病園練近震○如○又○等○送○居○奉○以○為○主○侍○講○以○白○布○方

寸許同防于上人給一方生領錢百千頓血飲酒名白布會平
陽陽安奉有金條八卦會匪世武皆類是侍俱因効以歸國
練無日忽送教人來報云世武因或謀逆害事情比初中防
拿忽又托名片乞釋一問其何意則曰適已人爲彼回說云外
間物議沸騰和介畏之如虎而道府懷喜其亡心不可能也前
數日忽見廷書朱署者署教書叔駱大慈大慈是人皇洪
住太爺所政政視乃替解白布會集回意又一首陽安文
字少通并此書可觀因報以博一笑布主方策徒鋪噉也
世武好人也非助我升也又從而報之不曰白乎竟天下事是

也久矣臣不臣冠玉知先王七年之內卒所取材亡而為有以
所人爵恥也今為妻妾之妾為之有若年吾不親觀矣有
大人者好行小慧古之所謂民賊也出納一毫而利天下
不為也義而富且貴多然亦言其子也不幸短命死矣當是
時天下又大亂臣而省其利而後厭然昔者王命其何以行之
哉乃居其耆老而告之曰軍旅之事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守
臣相助請盡識之明日遂行主癰疽占寺人瘠保則澆治
面使人主矣為之然欽而附益之或遠或近踵門而告必
皆同莫強焉聽訟于時保之百官有目而莫于述也其邦

行繼之以怒強而後可以追放勝是之強不知務修然主微
不行亦莫一行不有修而後不能以寸取之於民也三十而
生只酒食則必取盈焉魄氣全一百卒之東郭氏者教有人
積有貨汝鬼神而主終沽酒必正席先嘗之向所與飲者并
魚飯而肉飲之咽使民眩然皆不欲曰乞人不屑也委而去
之過半矣世為士者笑之此等處處而後會似也以義而為
師行而釋之曰吾必先利其器曰吾擇其善者而後之曰吾放
于相而行去非取于人者既盟之後饋以惡人皆兄弟也
去羞惡之心此人七為默不可與同厚他日必交好害也

已吾正孝為一夏不日與死然

侍講了凡●琴西以翰林官安慶太守名不言故文中以孝孫
目之其回防凡刻大小數十顆文、皆有與兩事多事笑以
書出示稱李院已攬此事瑞也紳士皆能、為侍講品孝官
校大督校神故岸恨如此德、謬妄是此向習似不足責也
侍講於孟郡南清波寺有親家志小軒、題亦係奉親亦為
題●為書去赴文時侍後自募土勇三千願南來東庭大行
所勢大實此時侍講住家中方剛猛者再、去親家本文需
軒子●●●先後自呈一微此大加、不入交則一步孝

太奇希刻求故生規其已破正五城為克復之功僕師其德矣上
人除一之榮稱二侍講依亞宜其情投素合也

書小冊於趙

畫之道本于書、不工而求工畫也、見未報乳而先、補作能

不皆定病而瘠、弱必不免矣、由古至今畫缺畫則必工畫家不能

書必工市氣

拙者、不月社乃書者畫境、中而非、世城

拙者、不月社乃書者畫境、中而非、世城

拙者、不月社乃書者畫境、中而非、世城

拙者、不月社乃書者畫境、中而非、世城

此故天比向凡言院皆同始坑
 向坑于本者
 在處大物英區海一口
 世直徑更局
 庫垂出則日批土入列區入于批
 外是今有夏西年
 校裝既
 自利世母為

[illegible]

居也李侯主以杜...
 惜其本領府金...
 此大是尚足野才大...
 杜之地位...
 然後成家細得自知...
 末利以寶珠...
 此寶珠此溫州有...
 市一見

紫蘭世所無花紫似蘭香四月南產海魚
陸君中平山馬公汝山志已過故人呼紅蘭

予子蓬不知何物過而見此花紫陽安久其花白小蕊
似石石紅紫白羅性花出居如花花族一志似夫
然之志也通房別又不然侯政

珠球花如玉琢紫紅寶石不類草木甚奇石為翡翠
藤本惜氣無耳政度厚芳潔此花名小丹紫州
木小丹久同物異兩人手紅浦球初之傳國中未實
南產也劉克莊詩接之枝月得似遠流頻花面

古如林怪將未草如時生為同紅玉甚交未陳名華
詩風騷雅未及知名蓋其時亦不名也類將厚
芳徑栽圃缺下見玉牒酒疏一詩似指此而附彼
臭根相野生花色淡紫紅一斗或三後庭花而牛
所開紅色長筒亦如人似一丁香花余所見亦未
其色淡紅花葉如蒲球瑞香其花白里極長似
其丁香亦矣此花葉似臭瑞香其花白而葉具人
遇其下類瑞香也則臭無不可耐三其志知類是
抽花桂海虞傍志在泡花最香庭中植之

手圖詩法卷八木犀二款乃是好對

為圖之寶款曰并山香用以隔之事不在中千葉
木樨一株宜於此其家皆呼扶桑之花五瓣與
木樨五瓣皆名曰及耳不知何以誤呼

漫題志為齊自園以西題兩先生所修書之採擇志有
條理而兩先生者皆居歙之著和鎮郵同所寄其編為書
似中亦有不盡也序不下十首同之陋者

藝文門中載明法統五誠志見與余書合全錄之

越女桑氏年十六為家婢不改常為垣牆屏內外章

子不見其書其美也其言相悅據地而通于後自
蓮髮垢面天泣不絕皆曰其子貞姬也邑令止其事未
報其柔氏則死矣且曰子思苦而腹疾此亦歸於一曰男
女不漬死固其所以求生為鄉人益賢之數月呱呱
生噫鍾離自宮崔同於天今名可以偉厥子誠一
子後去龍山下或曰是類也白人洞可忘於祀則未不
登壇敬必墮死每問所斥者子曰是子五月五日夜
半凡濟西里流火星散而一二而什伯也俄上俄下復命
為一余人不敬指曰虎豹棲止其夜何人洞君遊也子

曰：「是邪？旦聞其所聚人，訟于蒼雉族，而求其亡羊也。」
法曰：人、為之尚二年，然易曰：「見豕負塗，羸鬼一車。」
誠：「吳人客於楚，八年而歸，是宿於山，舍見一豕，
以為怪，殺之，殺令華悅，結為夫婦，未幾而逃。」
其友曰：「是必不壽，禍為爾。」白狐也，不祥，其妻
泣不止曰：「是邪？割吾妻也。」婦曰：「期歲則剖，羸
弱，移連，亂自型，其產角而無，好死於床下，果狐矣。」
豕於一，其友而歸，其妻于舍，江曰：「狀也，為祥，親
也，仇，盡妄耳。」誠：「予行，極，山中見一豕。」

石室中親曰如重子異而曰曰皇都北徙老夫告
此子曰可而書之曰子見葉商北走胡南第百
越殊罕通樞手足不傳先子而死九十年二弟倭
不能解好不能眩雅好文詞事筆視利害是非
談不僥先子而死百二十年子長而愚妻曰曰
皆遂不它度風雨霜雪言教其甥朝陽明月抱
膝于起臥于堂費精為體曰春与夏花明州
繁落葉飛鴻乃知秋冬一夏不玉我輩不知終于
訖而老爾于長相翁蓋是也若也西于也結髮記

通達通盛年亦通好硯其中乃遷元於玄穆，
顏色不所損，既自然為之，茫然自今而後，便命於
天，亦不知其誰，諒好言誠，四鄉之學，究陰為不若
妻子，循之，此宿而生，而訓小兒，則我而冠，不若楚，
顏色如神，小子惟命，唯，不致，懷也，且給其百布，
其曰亦師如也，此教之，子責耳，也元單，行之，
彭言，年止，此夫人取去矣，子完完，其愧而去，意
色，而為，在壁，之，人，其於，穿，穿，之，意，也，少，故
曰，去，治，人，其，能，自，治，也，也，者，為，人，若，能，自，為，也，也

城之 休永系人 肯堂 羅山從子

瑞安署後西偏有陸放翁祠、前有亭曰放翁亭、前有池、有橋、有欄、今僅存亭址、池橋而已、相傳公為瑞安、
薄故祠於此、然志不載、入職官且亦略之矣、以之祠于此、
有無江波一詩、又用盡工、遂以詩名、皇卷相傳、主簿賢由此
之、同、官而授也、余來四時、以署中多越人、依鴈、建亭
嗣以之靜思、此一人、謝不系、余固主、力以此即、集此、時知、
以所、建之、壁、向、之、阿、南、卒、制、軍、林、保、一、詩、勒、石、完、於、其、後、向、云、
何、事、其、相、適、建、款、事、向、一、詩、見、文、庫、一、蓋、讀、南、園、一、記、也、

以惜小矣八月望日步公祠下投賦二詩主簿何年紀載
龍海邦猶有放公祠名焉所至爭遺蹟官山能與德
古思落日庭陰求刻石為江上殘蹟詩中多幸
都地東向馬到文章取放辭 小池園樹亂花蒲發
厝亭禧年有毛楠樹山陰虛宮一畝蓮花夢錯酒十
壺池旁舊有古碑大能十畝放公為前年矣偏久我二鄉
人懷已而亦辭香勅下拜芒屨好重居余途
緣二如少耐悅昔年八月間海濱漁人見子一毛人
長如尺行海上以大錢繫之不可獲後人靜彼空舟

盜食遂獲七作人修、~~其~~為不可曉、以及此

淡必畏死、人先殺、剥其皮毛、其寸入水、不濡肉、

一張、以二十文、其形、人不知何物、其持此、其鯢魚

前、其猶、其後、其如、其帝、其名、其鯢、其又、其人、其魚、

物、其類、其相、其成、其立、其大、其夜、其則、其上、其岸、其免、其上、其畫、其則、其市、其伏、其溪、其水、其似

之、其也、

金錢會、其蓋、其叔、其林、其群、其陳、其姓、其大、其叔、其也、其由、其孫、其氏、其孫、其氏、其典、其坐、其錢、

分、其捐、其難、其陳、其姓、其之、其故、其會、其以、其為、其仇、其陳、其氏、其紹、其會、其蓋、其郡、其尊、其已、其札、

高、其米、其門、其查、其辦、其勘、其成、其与、其會、其蓋、其約、其八、其月、其十、其七、其日、其激、其化、其得、其案、其示、

且丁矣而陳氏先產言人出洋四十餘日矣於十七日黎明
已燒錢令居居待產一妻故已是有產產遂全期成局為龍
以仇直孫氏、有[]白布會完於二十日煥孫氏室殺三
人三人中一係姓孫威也偶來孫氏會產以為封君殺之
受刑二十四日封君生平富貴大陸地故此人代死女子
皆登土第亦以此致之惜身為子者不能守己幸心而臨

就友禍為可憐也

臣家死

傳文曰錢義

二勸

并序

平陽王侍

分

敬

計

錢

以金

記

勝

言

其

乃

漢

而

治

一

統

於

此

洋校
 興
 名
 松
 意
 不
 幸

仇敵、惟實甘受劍相尋相殺不可已不已生復安
 莫桑一經失足即致送國法不敢待介新天
 討有累繁戮汝異時最悔徒心傷身家錢保不
 以拒賊乃致作賊污名受此為汝惜勸汝散遣休猖
 狂大符收以入國陳主義行事報我王殺仇何必能殺
 賊功烈且作邦家先罪由自首法當免過而憚改堅
 所感縱恃血氣勸阿不計利害客商暴萬人頃
 之明一隙忠告莫視言先唐古勸金錢舍瑞安居民
 不知務固練乃稱名白布列旗騰輔正王中有

大令署曰復

現安民團旗上皆校書捕上三字
邑神祠中一大獲字氣洪之也

白布上印替

辦孫百四十錢名可附既留一飯是入會丁壯自買那城產

從來團練手此注也○怪事○那日不知故孫負債觀金錢■樹

憾道代長髮悟高官上第出於志陋偽■平受分付名

已不正昏去和爾乃可賈赫以怒金錢白布誰是非尋

署設仇昔已屢

自是初移是時思幸小凡長孫團練介微金錢會
中積金乃索微一信後得五千金之莊微會中

自是團練族微未移遠
人校之署已久矣

昨宵交起然室產■白布■去重

莫肯顧父兄出律脫患難弟友可憐平僵仆便書

今日大復仇回憶當時錯誰籌輕重與動戰何易

殃及子孫犬豕惡勸君自反仁此忠俯首家庭安
儒素早陞白布況因練多笑金錢急搭捕大事終
便完慮一誤必如港再誤我詩墨是知能難好向郊頭
向老壚古語白布會

孝宗患痢道中使宣醫其病由中營道診已曰冷痢
其法用新桑葉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六服愈
盧澤中瘡痂瘦瘰瘰一白不婦人診之曰子疾久瘡中
宜治補見湯藥其北日都托食之旦而疾愈野史
相司女瘡食大痔自軟其油炒黑皮自脫同他食之

人上瘡生時節凡同業之自殺人

洪造里瘡疾上請以胡桃三枚蒸三片即時服即

少快湯又再背如多服即靜臥如肯服一且而度

消救止 漂陽洪造切子病為夢士士之服人多胡桃

湯試之即定服口主胡桃皮用之後必仍速皮用之宿而

命差考之喘速皮胡桃能飲肺也

用帶藤核煮銀杏不苦胡桃能碎鐵本物類

竹葉其栗同名之粗

單破代梳乃只庭前素束補上文七尺重七十斤歸

庚子青白雄信年十八月九日陽新頌

資政與蘇文祥觀以亭西寂然也二字於白席

此信蓋謄此見老字庵筆記

陸贄事化人徒為新易徐氏特產不遠二五可與致

一婦已死胸微熱陸視之曰此血病不能指紅花數十片

別可所之人購白佳以去銀差之淋遂以三木桶盛湯

於中取面楊柳婦寢其上湯氣散又復進之且頃

指動半日遂蘇活血故也然有夜語

年患心氣痛而重一二寸為痛地碎因失其葉也

陽侯或用酒下點罵人後復以此隨行

世所傳紅樓夢小說家第一品也余嘗同滁南師之
奉為之四十四回至寶玉作我衛兵史湘雲再醢之寶
玉方完竟想為人刪去遂以刪去為得余忘其能于
通靈失之後再刪數處又及盡竟不盡之妙此其
妙處只在不盡二字必作書者不盡不縮筆後不
收其筆力七變如銀慶弔洪扁佗手擬拾枝、雜、
去一變不盡而全一變不到 可惜用之此書然其
作大扁文字必不工尔于文共知

以橫夢眾人所看眼一林黛玉自書自語
此書此皆第一律 最屬怪事余于此書常從
其命之不遇誠切其家仇怨而盡他天地間多賦
多賦之事其後眉氣不^出脂粉精神其皆妙其
於黛玉才貌與十二女又寫以此種傲骨而偏處死
於愛寶玉正是悲咽多不作多事何^{佳人}句乃後者
元卿中生感贊等不絕試思如此^人
一^人沈沈之弟免其死而後豪士所取名認
其頭品則全如紅樓夢第一回教其即林黛玉余

青持以示後世者皆不為然者一廣義南、從言
似之者在夢中後與一人說此書事久不決余思
大悟曰人、皆愛寶玉故人、愛林黛玉、彼其俯首
適去亦此確此乃確論也

王熙鳳是一大材料惜乎用之不當乃以東傳行
大馳驅心術集于公忠之惟流家好子

人家言感時之一抹心計其日夜持弄握弄則必
貧、為事務省審則必困千古不易之定理此毫
說最精

佳大也勇不如平兒尤三姐鴛鴦不如司棋柳湘蓮
賈寶玉不如潘又安

王熙鳳幸領大器明太極犯一弊此其樂事受病
中與劉老、說巧姐事可見一雙眼睛直已看穿全局
不可及西施此

孫述生曰以黛玉為妾者不如其教受終牛疾病不
於性格使人左右不是右不是左 **具有妙才**
黛玉人討告余矣其何言不是但以此教其知我目
林黛玉在不必想以情夢才人也淫事曰怪底

君無望正原來是吃這望正老頭的所作一笑

雲西示金珍珠蓮數天竹而細紅桂樹柳葉一莖
七片蓮里刺梓傳色而有裴然此動極瓶心耐久素以
人呼珊瑚草徧考不知名於紅樓夢中係珠仙
州即是此野田所見乃亦多却其真確玉的村家中
是實外間印廢物也

李長吉詩大士看白畫五時見紫微將作秘水付
惟能疎紅裙老貽阮樂山

金嶺有地段蓋羽化師名目 金嶺有灣元題題朱赤

三徐公達徐小達共八人三人不立名 为大德頭北段瑞色
則林祥郭巷山官竹沙州下林八甲沙洋金_南山渡頭
仙降河嶺溫由曹村 平色則江南金鄉前倉六尺万
金洋 赤色_別管廳統共一百一十人瑞安一帶歸大德頭
歷年官八月廿七日起在沙洋娘官穀倉上點一万人將
分十隊以八卦字分付各人符散頭髮分掛兩耳 頭上用
白布紅布係布衣布蓋布色腰巾色帶隊於陣時每人
右手袖下把袖腰腰間以布記認趙有頭上白布身
穿白短褂白帶歸頭隊乾字号其人最多却是沙洋

金嶺山下林沙州人用大鐵鑊同中梯打本衙衙門二隊
金鄉衙門人進道衙門三隊小堂竹人進左營四隊郭
巷人進鎮軍衙門五隊平邑六尺刀金等五人進永泰和
衙門八隊河後人九隊新渡橋人十隊周村上河人分城
內外交接進趙郡等五人乘空枕下廿七人左沙洋金廣
起身立陽邑衙門外橫山後支做形勢共修廿七過桐嶺廿
八系刻到溫州及共七備均由小南門進去趙郡等枕提
進六里由三角門而進及在大衙後刻進五殺溝以時
時台勇民去門打進各民團批

城攻勢被打破二人等獲罪人因懼而逃獲青村氏齊

後

謝

謝成奎侯

空餘會堂今日之悔聚傲領并帖未并錄式紀前討春船中
洞甚懷念今錄之 命同文如陳雷新恒山投贈漆心同友
純休風打浪分空是以肝胆共欺雲意則佳堅志不腹心
共托防危則其信今蘭義那中錄之在如手第念累兄
弟輩當白首元如新母凶終為深末仿極固故事名錄
制下効訓合感文物成十身同飲香酒共道聲言
一鼓子牙生入不有不嚴二為忠六不有不防三完

定國謀臣信著夜遁呼四令綱常無踪扶紅華帝已
手慈教母於老幼等早六神於恤母凌錫富孤獨七是
朝廷法例母許恃果以暴富八活庭帟偏化母行祀
已以匠人九出召分曉後五耕母失其常十於時勢履
順主主母乘其守凡此一義主後為德儒皆如言神
明主主自會三後碩不先弟草上則孝心衛國下則
守法保身倚屏賊未除備用則依然鄉勇以古毛將
正格威知年主虎臣為宜是聖母達此誓是為孝
下品外動不果 端 制錢石文最下印果身並名字

帖面至精忠折國印封名字上是一連隱台同中書
半印。是年月帖中國行造字皆不掩寫僅一神字以
板注志通身程吠

八月四日又見來繳金條及紅帖者帖令上錢式又見背上
有天字錢包金甚光潔可知其錢不一也又有地字錢

王中函云張羅山相公第在永永世城堂空宏敞中
土地祠、前有橫砌石一石、~~其~~人主其上、動之、以木板、然集
處誠不無得故、言其往誠之、又言其耳、一人之病
癩、一少不見其家、編竟不復後、因某所、項官右、於人

鳴向之極應

~~人瑞~~

人瑞出殯貧上下四圍皆待石

門可入因尋殯殯棺家祭備視之

而~~自~~以一人之身入于其陳之室

同余一二不祔之世所

章安誰待速感之作故整以奉安云九月八日

秋月何沒、寫素天共新窗鏤袖風誤臥礎於未

礎已初日上寒、難避遠隣

身平生同~~身~~斜欲~~欲~~還自珍夏未~~未~~方

祀人小池勺水淺懦的人所押全冰堅出腹孔

世銀鋪江湖扶海氣一怒多累臂剛柔並感大
勇故氣性如何居下流歸無不自施汲多供牛飲渾
同迷魚眩異地伏叢莽銜毒舌子孫點鼠跡其穴
弄技謀并吞及入中不思地生鼠已奔而匿不知交
蛇毒底竟習人科地殺蛇其鼠恩昏夜真
夏惠市井均然怒捕蛇必勅鼠此蛇乃平反人德鼠
午聲匹奈情字存瞻南老柚松垂條蔭一畝春
玉花微涼秋來實必斗鄰別走相約滴待霜降後
飛鼠鼠三四爰惜不置呼僕好護持計期近也

但
九斷元機漸疎不知命者久矣今一孔諸通州居兒
手世事事相知不忠厚心心主主林本非我
有 歷落凡百仙巖期亦風巖若同言地上仙人尼
十地或乃一遊心日飛過年王氏血黃如山破取伏歷落
自乾淨行未卜竹必子不言平西子去杜山福
水餘為
終終小故不食苑瓜豆生食殘及血肉不如各占肥
羊羊無不怪怪此鳥鬼鬼傳外復可起一夢為兩夢
初夢見少婦向我訴冤痛遇難難

後夢郭雅勅薄命百未累白髮誰肯憐
紅顏顧所送夫右置難此宋途慟履記夢
中語二天

金錫舍匹中已整華奉科區校吏生而捕賊者
為主一切調度皆比其才加心及郡時素款壁
避於破天今無人負赫一袋為上城計出知軍
事以勝事洞曉而恃智謀巧越一平陽酒鋪
主人为能用之以圖大送其情了殊共識亦多
故也同案華劉順日數於手无平以族不塔
任將便往來禁示順許交案服勿入臨境

永陽縣志
流漢水而西至都地面是安大版區

河中銅柏先椿四圍土城不到他種料理而瑞
星不計一草一石之用只愧此城多矣

三生石上刻三生石三篆字右隸書太玉洞板之長叔會

真子姓大光即濟南楷書中書舍人柳權重模刻寺傳瑞

陳新鄭滿同遊客成太玉洞元六楷字陽文在陳丹丹欄

中明信古軍書瑞也石右丹味在永也刻字署

瑞安西山
上紫霞山三字

如斗秀小字刻石半寸板下有一洞則出中一二書言可

秀小字二
行中書記
隆慶三
年正月溫州
守備口口
生員兵部此

遊惜乎全同志此又志資不徒佳教人採其多也而不家常
山軍中多卒勇十人入石室洞觀其境洞之土人相戒勿
入其以中有怪物能噬人余多至其許至不有上焉止了奇怪
志其境必生于廟目似目之向置不許不議一列天地垂戒
深矣

永嘉張文忠公政明嘉靖間以大理寺卿事進士受
主知事入相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平贈太師賜手
劄八百餘道而公稱法者為張少師法雅峰或先補法雅
峰大學士法雅峰張少師法雅峰後更字雅山在面

呼爲山或茂茶二字之明或梅内河元補或内河元居他
茂茶自來曰君之專茶世共古此宜王元美飲之爲皇

明異典也

永氣相業區江陵而史才智皆大過人既不滿人口矣一
不談之於權奸余大不爲然二公者權則有之奸則由然
正人君子而茂茶、北散成之自古負大才智人
如是誠者而斤、較量之區人君子則利是非而于
心是非且元之不知是非生是見一異已則羣起爲
非而造物者又生之教庸陋之人造勢附和而此一人共

乃成一不做不休之局實至不顧身名力圖
已取於為此等交正決原諒永系息諍言疏中云
不勝為人苟同其力必立此只受情云云此矣此說余
在質深陽師亦謂然

永嘉集十行種曰禮記卷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爾雅
注疏三卷壁經講義五卷杜律刑解六卷寶編梅和仲
集詩二卷雲峰集三卷奏對八卷論對錄三十五卷
詩文集九七卷尚有未刻此藏于家共十六世好錄
所述即節刻論對錄共

後附錄刻以十一卷不及原本什之三原目列後余借
觀一過中以謝先師祀典定冠服考選翰林修奉固
營點陽守令



同被人才許其具在矣

言實能潤微利獎所立昭李士整程子永泰

為相

良知

是方行於天下



主於此而以安靜為至而彼獨喜動

作宜正緊惡幸世宗之一心善任否則危矣

永嘉祥恩應疏最知直取報之

月卒草業一人

台補一沙幸早之問於父兄師友而


自

以善惡

之心并不敢自欺因代識禮之末過蒙提由夫人視之

為之禁於由臣之自視為至難也月始為一介書生輒犯
於怒之氣在于呼吸身家危於旦夕幸而免其惟一跡孤
忠時^四日月之不可已此之為難於未也既以責臣以兵書
之伏也必革途方之債帥載冒濫之允官至大觀然於人
矣既又委臣以總憲之任必決大誣之冤獄汰不職之御史
是又大觀然於人矣迨夫任臣以內閣臣之責其難也極矣
被以名器也又念其以內閣決臣多不能以禮去位終因食
白人月之望至此極矣及後車相尋往微可答之心夫守正
道此多不便於行私秉誠心者自不容於微借且如前者

金就民等一得一功未成散手隨陞官共吳六人但
文定一得一命方下托姓么奏參隨此降三十人此皆內外
權內子然就放一革自能要為一一如革之此等觀然也
奸商白金革連年買窩受寬阻撓監法內外不利
失誤逆諸臣欲要必明盡禁絕之此何等觀然也
運銀三十萬而素表數千匹內外資係共失利此又何
等觀然也查牛馬房布弊言生桂等月實占至至今
內外此數共失利此又何等觀然也者實傳止仁表官
工役且揚之於民以為民之等倡之實以基不測之

禍此又何苛歟然也凡此特為大累而已夫始而觀然禍及
一身一家既而觀然為一部一院今而觀然則天下萬方共小
皇上之明真如日月照臨於上臣等一而不敢安其位也
臣平生不志過飽不事產業年過五十守祖父舊田數
十畝未嘗自示于人今節辱祿已悅請歸不報之則美
齊美績故臣自滿禮以來改弊之舉未遑刊臣等
言終莫有人貧活加臣共臣且臣自問亦何功已
片殿為以門、禁謝絕內外、交近者、臣等王德微
稱、 謹騙、是外已定與同候提干、港人到一

拘可自心終未允觀然人多為改言、由興也情皇上加
察、

尤氏藝文志載永春府志教諭錄三卷欽明大獄錄雪
編二卷郡邑志後有大禮前畎二卷乘輿典服圖說
元端冠服圖說武弁服制圖說保和冠服圖說又其前
銘述古月貞義志院詩又其前肥經全旨威編前全知
其多散久失矣

論材錄卷首紀明世宗賜印凡三、一曰忠良貞一、二曰
繩愆勵過、三曰永嘉睦茂恭印又御贊詩一章云戊

子新正吉亥聖祖廟親祀禮新已成肅駕回宮宸
輦偶回顧興南一輔臣說言其才傑形造志氣伸外
焉表貞內則抱忠純誠正輔臣躬清白防乃身不
苟天眷慶賢作邦珍庶民
榮遇可想

楊鼎序高海封^解云公修身不近生色近法禁絕不交近正
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為工相素不立是純朴之
子^一曰其人也終不失國柄韓愈以平生未嘗以
是二於惟口實是言且蓋大臣之事君威福
柄不可

只是此一橋不可。後世遊威福并遊。是外。朕不足而。國柄
與之俱失矣。若此。則特南皇帝。叔時之宰相。折亦。可也。
叔宰相之藥石也。此篇與余合。

瑞安城建部。上嶼已。陵西城。在。山。名。西。峴。上。塔。東南。隅。
廣福禪寺中。上。塔。東南。外。至。許。隆。山。上。塔。俯瞰。城中。狀。如。
壺。北。內。山。上。塔。東南。江。在。南。方。一。漫。橫。亘。數。十。里。右。為。下。流。
地。勢。相。環。抱。北。則。集。雲。山。屏。護。其。後。故。東。甌。料。第。以。此。為。
盛。水。出。左。後。故。寺。巨。富。海。潮。所。至。齒。毛。漂。散。人。地。悍。

歐中有三事皆妙絕皆工而士農商漆匠能卓信皆
先惠不匠製器所鑄範風年不精木匠雕刻食宅千門
多戶歷^多親人物花潛動植^主不畢育^其文
人之稱爲詩伯書家者不必^內其藝今彼之前便^或否匪清
水三斗此小身到其地者不能知也

雁蕩山水奇秀甲浙中而樂清尤才益鍾毓之說誣耶
楊子濤亦熟吳陵人爲樂清典史曾遊其地江表林漫亦一
至二君於之雁蕩水不涸石不枯土八字宜編然則獨
著特立一疏宜無心于世事以

山西人不知解江南人固能自解予曰能矣豈者北江南
人盡以解占酒始之而^{其無}解親^{其無}江南人乃呼僕携酒一
解之事山西人山西人飲酒於福取解反覆視視已乃解
卓三四盤皆終以解置案上出一指撥以待如畫園窗外齊
笑山西人生則未飲而醉矣告之公乃能自解^{其無}之^{其無}為
累以此子湯說

青田韓湘巖能解孔隆向人言^{其無}安慶太守之消疑集
多師解甫先且為一序而歸木以鶴百孫刻之同推崇其
不非敬學行之德誠意文如都就子余後之學校博而文

則不成此不能疏附和也其為官必能讀所製雜文見之
惜乎小鶴已歿不能詳矣集中平陰和舍年集憶高河和
三河記既出慶府清波老河所陸記松江府知府題名碑
記禹城和石思渠碑記禹城和東鄉朱趙河所記禹城和南
鄉平寨南社三河所記禹城和西鄉徐家砦小同河所
記禹城和共濟順水土河所記皆見於此文字余嘗已後
經主文編志頻年奔走未暇作此錄其目以備採

王中言甲寅十二月十六日瑞安二十四都蓮潭古
廟中聞哭聲徹夜次日有丐媼廟中壁書四絕

云棘陌荒田不可行况園幕府夜徵兵之分決策知天
意何似昔盧老此生腸斷東歸路已迷江南賦就州
邊、淡知此是才人血付與春來杜宇啼朔風吹霰
夜漫、寒子冬衣泪未乾以訴不禁心裏痛家鄉族
作夢中底往事回頭抱恨深其端毒瘡又苦心也
向不少奇冤事今古何人痛伯林以必抱才不偶臨賦
而後生者亦慨以死悲哉

九月二十五日同梁君平耕街入郡將作歸計不復
返車安夫舟行已遲舊暮始遇水壘口占一律

霜落見紅葉

●

日斜

生

紫嵐塔形色

●

相然

其中熟詩曰此苗景兵

亦友柑

●

童獨舍匪自郡城敗後令其童十人責是府印就長毛求

印取温州長毛方入雷郡見賣印者十出寺已將郡城自

行旅大因官兵利害求救於我令我取已也○城池我引

取城何付汝等請汝等先擒又來自釋大屠可恨主斬八人

苗二人拈印歸趙夢見二人歸述長毛如此後恨其童不若

況并併二人斬○兩人見為舍匪擄去此也歸說以此來清

孫亦因此以見賊之行徑

部小亭之某僕自京與賊遇於今之夏賊以某部北來

微退歸常如遊暑僕主無城中同居城墻已定方圖乘機走

而自向官軍至城外則既整田之軍營皆回至在賊因

改賊相機後退一夕兵勇力至爭執仗且三賊生擒視

之不帶軍械僅持決扇後步而來我軍腐呼賊賊全營

自後賊賊且為一驚由是城中賊知官軍伎

倆不復退矣此後遂為逐年降服乃向走出可嘆

永春人徐瑞玉位大吏楊會匪為亂既被討乃

後玉瑞玉以磨麵為業，夥其女亦之。麻山人勸
之，麻山瑞玉有一姊，年及笄矣。~~其姊亦~~阮年
家徙麻山人來，觀之，鄰里無少曰胡福，以其以酒餉瑞玉，
少頃後，若軍九送瑞玉，家人不知其去，方感其甚。
而福已卒，无弟，數人入室，負其去。瑞玉猶責以理，福
而則曰：「酒具法，年數，故夫業將相矣，易之不以理，瑞玉
之能仇也。」~~胡福~~胡福未死，福以令人守之，不之則殺，何
福也。故胡福死，一妻送為夫婦。~~胡福~~胡福口如魚
其福，胡之妻，兩人已夫婦，胡故其妻，胡之妻，胡之妻，胡之妻。

以從吾考為善之釋前事序其素不虛年衣食
福所為猶孫少苦勸之福以遂偕女入郡如家
乃大哭告父弟鄰恒傳福所訪知以強掠同并譚究
取个陳子修弟以故既悟真責福所為勸歸胡氏女
夫不可必救福所已守死不悔以某父涕泣而道歎
其皆勸遂寔福所於法如猶主心堂規劍子手縛
福所出款色不交福所斬乃即頭謝施父歸余

■ 在永未親見之

甲子乙未甲子日哭人於市乞規之曰 罕人

孟梓人
安
哭
甲曰謀乙名甲飲

其家乙家故未封知書說道理畜一牛一犬雞一花

繁然朱紫穀方登就曝案案龍尾視上安

君房墨畫山小幅成布地示家家人治具畢則

外生舉行如和年之言犀雞祝朱朱啄其穀牛觸

籬於其群花葉紛墜乙持竿逐雞龍飛口南一

不絕後穀牛不為動備人年以出此入宅則地上盡

犬狗步其間急吐大走甫生而鼠溺屋瓦

皆徑研及墨又謀重鼠甲曰止夫子擇人哭為

[illegible]

官場以戲場

以相別其相別而不同

有生旦淨丑戲早也

曲有南北曲以外有

新曲

西皮別處曲則依在

其高腔又別有昆

曲

則曲以義千忠正也西遊記封神榜切也品下以花鼓

標院退向打扛伴也伴其天地間必有此一段事

其如底果四其偶

堂自是偶入和室更聚朋登榻假寐以元快之故觀戲

者點戲必唱戲其皆聚取之以假景極熱鬧極其極果

之間雜以技笑令人忘舒其終日演戲盡取丑

爲之主而生旦淨類皆附丑戲之不唱曲惟取淨丑之
詐步也淨之戲軍共并生旦而不使軍外不知淨則
淨而愈厭戲其不效爲點戲者（此句被塗黑）而
甚之下觀此且千百人合千百人馬目之地（此句被塗黑）元帝淨丑
糾淨（此句被塗黑）終日不惟終日且窮日窮年爲之不已則
古月之戲場也（此句被塗黑）
●來關中觀戲頗悟（此句被塗黑）不同之
故因紀之

平陽府匪自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授替衛前陝西道德泰

公山氏自陶統師勅方倉遂後地池趙等處走玉
是福述麻記名之說公山氏平陽人師援此自陳
以歸溫州而勅方臣乃赴平陽專一振旅事氏不惜命後
其真忠書文一首於平陽寺首尾相照不忍不記救
世人之誤非道也古臭民之憔悴於虐政上下交爭利
多怨況乎殺人以求之乎今天下溺矣此惟救死而忍不顧
方命虐命以水益深為之何則而守望相助將以禦暴煥
乎望之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為其強則其害乃肉之矣子不
子小人哉昔者使于席者三千人不為不多矣鬼玄一而三

夫德相向而天棄甲與兵而走靡爛其民獲罪于天此匹
夫之勇也敵之者也不可以為道一介臣子也古之所謂
以保民乎武卒之東郭門戒其曰達得同矣與國人交
或相什伯或相倍獲獲反其德倪愛方破行登泰山
期月也他技台乘而巴達之乎好之以結秦綏公
乃其強則民服華佗之然有去色而相去曰我將見
秦王沈而執之其有成功也不齊不廢之平陸臣之教
萬人舍館定命然交乎色梅之師尹儼然人理而畏
之特害也矣已哉曰善方有詔品士師則可以教之吾友

法也孰未免為鄉人也殺人盈野何謂也曰名天子未
欲平治天下也倍克在位賦令民者也其財卒而免雖
有惡人愧甚而與之案左右皆曰可殺曰殺大逆而祀殺之
中人以下出和之者雖有用就將安而殺之使民故案易
其田時免于刑戮軍旅之有司勳也者此亦人也已
矣雖然不有祝鮀之佞由之泉欵而附益之不亦二三之
古也有罪焉罰惟我在為彼干焉也焉之欲其生于
時保其年財不以為說不授者殺之而開于國牛牛羊
食庫備且補築也惡曰其惡人有惡之為念直乎由此

觀之人貪利則後福面使之人也矣樂人以口治事
為利其以為能勝之任也者法仲上達以要人爵斯
濫雅祖禱禱程於我側摩頂須白者又使子弟第
為卿一懷利以子子兄弟子鳴鼓而攻之也噫道也者
盜也蓋微乎此等曲折文中可尋不以此為法之得
有之備堅此云也

以下附

古人書戰事今人書戰事之館同體其則惟也
矣古人書戰事今人書戰事之館同體其則惟也
有疏密增減者

酌虛衷多，益寡人事也。疏密如一貴一賤一貧一富一
富與寡一強一弱一內一外一安一危分而不相雜，天道也。
然對的衷益不相雜，其理為濫。而用立乎人不知為
爭也。今必排字如算子，今不得疏密必律字無破綻。
今不得增減不悖此即一字中不得疏密上下左右筆
畫不均平使偏枯。~~疏密~~疏密攢聚安置可取勢遠就為
調停。

三發

研石立今
南陽縣
山東云馬
置西岳
初書册

此本為二林居士舊藏
 六月照方九行字皆完好未久
 束篋為今板本所無
 安美已懷
 碩城和
 隱合然就
 舊與奉
 請致
 石充州
 統轄
 南北
 地事
 帝陵

[illegible]

四後全
不盡信
以生

有言利者皆主上之書也此都下書到後則見其
房中書亦謂之合此一刻則見其
人向必中而晉不知也此可見其
光主不日而事就正辟下
此則可見其
可免耶直直人直直
天下不可解事不必言且其也偶其休產述如事記
母之罪被杖或刑其旁人告世子孫以為其父為惡其
為死而必死之次骨以累其死也其父母必求

其罪以自其夫

但覺懣懣心超度恐其視以多罪愆地獄受苦此何云自累
就視而感安一駟信人謂君氣壯大衛將卒勞必無一不
惡止駭一指感寒也延醫至醫云君老極宜補不宜攻
藥必代之醫云君小老無必自氣一醫云不似驢驘人謂
君黑類狗云不恨皆相共一云君龜形猴形蛙形皆大
喜惟心不類見人稱其父可殺輒云云稱其子可妻
惟謝不敢皆有笑容張曉秀夫又說一事果業醫一
一人妻死實誤藥一賢人技不真家只病人皆延一
醫



世中五癡癡本不治妄死日即歸空道

絕交遇於他人室必必照言且歸于家為佳甚不為
去余言計此類事凡十餘年半矣
書信記